

郑京鹏

著



大唐贤刺史

这是一部以白居易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人物小说，
讲述的是这位世界级历史文化名人做官为民的故事。

大唐贤刺史

郑京鹏

著



中国财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唐贤刺史 / 郑京鹏著. —北京: 中国财富出版社, 2016. 9

ISBN 978 - 7 - 5047 - 6202 - 3

I. ①大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4336 号

策划编辑 张彩霞

责任编辑 张 静

责任印制 方朋远

责任校对 梁 凡 张营营

责任发行 张红燕

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

电 话 010 - 52227568 (发行部) 010 - 52227588 转 307 (总编室)

010 - 68589540 (读者服务部) 010 - 52227588 转 305 (质检部)

网 址 <http://www.cfpress.com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47 - 6202 - 3/I · 0221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张 19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331 千字 定 价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 · 印装差错 · 负责调换

目录

第一章 沉重的希望 / 1

第二章 朝廷认可的改革 / 53

第三章 为了忠魂能传承 / 97

第四章 让苍生安康 / 139

第五章 诗性的光辉 / 187

第六章 大唐贤刺史 / 229

创作谈与后记 / 290



第一章

沉重的希望



1

一道闪电，突然在长江南岸的天幕上划过。接着，“咔嚓”一声巨响，雷声便在翠屏山顶上响起。

杨氏走出屋外，急着下了几级石梯，来到小院的院坝里，抬头看看天空，只见漫天乌云密布，不禁焦虑地自言自语道：“要下暴雨了。先生怎么还不回来？他可能要淋雨了！”

跟在身后的樊素也看看天空，又看看小院门外的小路，再看看杨氏，安慰道：“夫人您放心，大人是淋不到雨的。”

杨氏摇了摇头道：“樊素，你是知道的，先生这个人，最严于律己，也不愿意麻烦别人。即便下雨，他也不会叫州府里的衙役送他回家的。”

“嗨，我家大人呀，贵为刺史，本来应该享受红色车轮的五马车驾皇恩的待遇。”樊素怀着敬仰的口气抱怨道，“这下可好，不仅前任刺史由两个衙役护送上下班的规矩被他破了，现在上下班，连一个护送的衙役都不要！”

杨氏说：“先生就是这么个人，生性耿直，不摆架子，不讲排场，严于律己，办事公道。”

樊素想想也是，便主动道：“那我给大人送把伞去。”

“你去？”杨氏说，“一个女孩子家，在雷电中行走，你不害怕呀？”

“不怕！”

杨氏见状，心想，这个理由拦不住樊素，得另找一个理由，于是又说：“你去了，这家里怎么办呀？”

樊素知道夫人不愿意自己离开，转而说道：“那我就叫杂役凌师傅送去。”

杨氏点了点头。

樊素离开小院的院坝，上了几级石梯，进到屋里去了。

杨氏一个人站在雷电交加的院坝里，想起最近听到的一些传言，更是担心起夫君来。

不一会儿，杂役凌师傅就拿着一把红色油纸伞，急急忙忙地从屋里走出来，勾着头下了石梯，经过院坝，往围栏前面的门口走去。

跟在凌师傅后面来到院坝的樊素，突然望着院坝外面的小路，高兴地叫道：“大人回来了！”

这时，只见个子中上、身材清瘦、留着胡须、身着刺史官服的白居易，带着疲倦的面容，出现在了围栏门前的小路上。

走出门外的凌师傅，赶紧迎上去，一边接过公文包，一边撑开雨伞，罩到白居易的头顶上。

“不用不用，雨还没下呢！”白居易说。

凌师傅劝道：“大人，这雨说下就下了，先防备着嘛，万一被雨淋着了，生了病哪个办呀？”

“我的身体哪有那么娇贵？”白居易头也不抬地说，“把伞收起来吧，没有下雨，罩在头上反而不舒服。”

凌师傅把伞收了起来，跟在白居易身后，走进院坝里。

白居易见了站在院坝里的夫人杨氏和家姬樊素，问道：“你们这是干吗呀？眼看着就要下雨了，不在屋里躲着，还站到露天坝里来？”

没等杨氏开口，樊素一边从凌师傅手中接过公文包，一边抢着说道：“大人，夫人她好担心你哟！”

“担心我干啥？”白居易说，“我没事的！”

杨氏说：“最近有不少传言。”

白居易这才知道，杨氏担心自己的不仅仅是被雨淋着，还有其他的事情，于是随口问道：“有何传言？”

“有人说，你来忠州做的这些事，朝廷和皇上很不满意。”杨氏回答。

白居易一边往石梯上走，一边继续问：“朝廷和皇上的态度，除了儒仕兄来信告诉了我们以后，家里的人知道之外，外面的人是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“问题就出在这里。”跟在夫君身后的杨氏思索着说，“你在忠州做的这些事情，不仅朝廷知道，我们家里的人知道，而且外面的人也知道了，这就说明，既有人向朝廷上书了，又有人在忠州散布了嘛。依我看啦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阻挠你做事！”

“不用去管它！”白居易捋着胡须说，“只要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好事，我

就应该去做!”

杨氏提醒道：“你在朝廷为官时，就因为仗义执言、办事公道、缺少心眼儿，被贬谪到江州做了司马，现在刚刚得到提升，才来忠州当了刺史，还不吸取教训呀？你再这样一心一意地为老百姓办事，谨防又得罪了人，又被贬谪哟！”

“那没关系！”白居易说，“既然朝廷让我到忠州当了刺史，我就要为这里的老百姓做一些好事，即使再次被贬谪，也不会改变我为官的初衷！”

“还是要多长个心眼儿为好！”杨氏听了夫君的话，这样强调。

白居易没有做出反应。瞧他那神色，似乎更加坚毅。

杨氏见状，先是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接着又会意地点了点头。

说话间，夫妻俩走完了石梯，上了阶沿，来到了堂屋。

先期到达的樊素从右厢房里走出来，对白居易说：“大人，公文包我已经替您放到书房里去了。现在您去卧室里换换官服吧，您在家里穿的衣服我已经替您准备好了。”说完，就接过白居易递过来的官帽，拿在手上，跟在白居易的身后，去到了白居易和杨氏的卧室里，帮助白居易换衣服。

不一会儿，白居易和樊素一起回到了堂屋里。

看着身着便装的夫君，杨氏觉得温馨多了，微笑着说：“你在州府里忙了一整天了，也该歇息了。不知厨师钟嫂把晚餐准备得怎么样了，这个时辰，也该吃晚饭了。”

杨氏话音刚落，先期进屋的凌师傅从右厢房来到堂屋，说：“大人、夫人，晚饭已经准备好了，请你们去吃饭。”

白居易和夫人便走到右厢房后面的小餐厅里，面对面地对坐着吃起晚餐来。

杨氏一边吃着晚餐，一边继续观察着夫君的表情。

杨氏看到，尽管白居易吃得很香，没有言语，但眉宇间还是透露出一些淡淡的愁绪。杨氏心疼夫君，于是一些来到忠州的往事，又在她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出来。

2

那是唐代元和十四年（公元819年）一个春末的下午，黄昏的时候，西斜的太阳照耀着长江的江面，波光粼粼的江水一晃一晃的，金黄色的一片。

一艘兰船由下游溯流而上，缓缓地行驶在江面上。

从船舱里走出一位个子中上、身材清瘦、穿着便装的年近五十岁的男子来。在他的身后，跟着一位个子略高、身材略胖、年岁较轻，也穿着便装的中年男子。

身材清瘦的男子站在船头，望着坐落在长江北岸一面山坡上的小城，不禁皱起了眉头，心头也不免变得沉重起来。

身材略胖的男子指着江北的小城问：“二哥，这就是忠州城呀？”

“正是！这就是忠州城！”

“怎么才这么小哇？大概只抵得上一个村落吧？”

听了这话，身材清瘦的男子眉头皱得更紧，心头显得更加沉重。

说话间，从船舱里又走出两位女人来，其中一位年岁偏大，另一位年轻。偏大的那位皮肤白净、体态丰腴；年轻的那位面目姣好、身材窈窕。

年岁偏大的女人听了偏胖的男子的话，看了看身材清瘦男子的面色，急忙接过话头道：“尽管它只抵得上一个村落，但毕竟是一个州城呀。忠州下辖了临江、石柱、丰都、桂溪、梁山五个县，到这里来还是能够实现抱负的。”

身材清瘦的男子转过身来看看年岁偏大的女人，会心地点了一下头，又转向长江北岸的小城，久久地凝望着，但仍然没有说话。

年轻的女人接着说道：“就是嘛，夫人说得对，虽然这个忠州城不大，但它管辖的地盘大呀，大人那个‘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’的主张，在这里还是能够派上用场的。”

身材清瘦的男子又转过身来，和善地看着年轻的女人。

身材略胖的男子见两位女人都在宽慰身材清瘦的男子，心想，自己这次来忠州的目的，一是在路途中照顾二哥，二是从心情上宽慰二哥，现在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，照顾二哥的目的就要达到了，但宽慰二哥的目的还没有完

全达到，还需要继续努力，于是转而说道：“二哥，二嫂和樊素说得对，忠州这个地方虽然离京都地势偏远，条件不是很好，但你在江州当的是司马，到这里来是当刺史，毕竟是提拔了，说明朝廷还是看重你的，你应当想到这一层。”

身材清瘦的男子听了，知道这是在宽慰自己的心，于是感激地望着身材略胖的男人。

随后，从船舱里又走出一位身材中等、胖瘦适中的年轻女人来。那女人的背上，用蓝色花布做成的背带里，背着一个小女孩儿。女人听了大家的话，也跟着说：“城大城小有啥关系嘛？关键是这里是一个州，大人毕竟是升迁了，到这里来是当州刺史的！”

身材清瘦的男子听了，没想到这个平平常常的女人也能说出这样安慰自己的、带有实质性的话来，便怀着几分敬佩的眼神望着她。

身材略胖的男子见了那背着女孩儿的女人，知道自己这一行人已经都出了船舱，便对身材清瘦的男子说：“二哥，我们下船吧？”

“好，下船！”身材清瘦的男子答道。

艄公把船摇到了江边。身材偏胖的男子一手扶着身材偏瘦的男子，一手提着一只藤条编织的箱子，走在前面；年岁偏大的女人和年轻的女人各提着一只藤条编织的箱子，紧随其后；背着小女孩儿的年轻女人也提着一只藤条编织的箱子，跟在后面，经过木跳板，下了船。

走在前面和中间的人，都不时地回头观看着后面背着小女孩儿的年轻女人，并嘱咐道：“小心点儿，别把阿罗摔着了。”

“我注意着呢！”背着小女孩儿的女人说，“你们放心走吧。”

到了江边的沙滩上，这一行人看到一些州民，有的正抬着从船上搬下来的东西，往城里去；有的则空着两手，游荡着。那些州民，跟京都里的市民和江州的州民有些不同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一个个都梗直着脖子，有点儿像鹿。

年轻的女人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家大人来到忠州上任，州府怎么就没有派人来接咱们呀？”

年岁偏大的女人用手肘拐了拐年轻的女人：“船在江上行走，不好确定时间，忠州府的人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时候到哇？”

“也是哈。”年轻的女人说，“不过，他们应当估计得到哇。”

“再说，你也知道。”年岁偏大的女人接着说，“先生也不希望打搅别人，给别人添麻烦。”

年轻的女人又说：“这是大人的态度，但他们也不能因为这个而不来接呀！大人毕竟是来当刺史的呀！”

两位女人的对话，丝毫没有影响走在前面的两位男人的情绪。他们都好奇地观察着沙滩上的情形。

联想到刚才在江面上看到的忠州城的情景，加上刚才在沙滩上见到的州民们的特点，身材偏瘦的男子捋了捋胡须，忽然随口吟道：“吏人生梗都如鹿，市井萧疏只抵村。”

声音刚停，旁边突然走出一干人来。为首的那位器宇轩昂，很是不凡，只听他说道：“白大人，居易兄，是你呀？！”

“是呀。李大人，景俭兄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被称作“白大人”“居易兄”的吟者也惊喜道。

被称作“李大人”“景俭兄”的为首者应道：“白大人，你也太从简了嘛。怎么就这样静悄悄地上任来了呢？我还一直在往船上看呢，以为至少也有七八个随行的人嘛！要不是听到你吟诗，我还真不敢相信你已经上岸了呢！”

“哈哈，景俭兄，虽然我这一行人人数不多，但也够了。再说，我们这些为官的，也应当这样嘛。”白居易转忧为喜道，“感谢你们来接我们哈。”

“不客气，你不仅是新任忠州刺史，而且是本朝大诗人，作为你的忠州前任刺史，我怎能不来接你呢？”李景俭说。

“过奖了，过奖了，我的那些诗，有人喜欢，也有人不喜欢呢！”

“这很正常，各人的艺术追求不同嘛，各人的欣赏习惯就不一样，不喜欢不等于你的诗作得不好哇。”

“也是哈。”白居易说，“虽然有人不喜欢，但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作诗目标。”

“这样很好。我相信，只要坚持下去，你的诗一定会流传千古的。”

白居易笑道：“那是以后的事了，能不能会是你说的那样，现在谁也不准。”

李景俭充满信心地说：“一定会的！”

白居易见跟自己来的这些人和李景俭带来的那些人都站在沙滩上，听自

己跟李景俭论诗，感到过意不去，便说：“看看，扯远了。我还是把跟我一起来的这几位跟你作个介绍吧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李景俭连连答道。

白居易侧身指着身旁偏胖的男子说：“这是我的三弟，白行简。”

“哦，大名鼎鼎啊。也是本朝有名的诗人，还是小说家呢。”

白行简谦虚道：“还不够，还不够。”

白居易又转过身，指着身后年岁偏大的女人说：“这是我的夫人杨氏。”

“知道，知道，早有耳闻。朝廷中书舍人严儒仕严大人的表妹杨氏，是吧？”

杨氏欠了欠身子说：“见笑，见笑。”

白居易又指着年轻的女人道：“这是家姬樊素。”

李景俭注视了樊素片刻，笑道：“就是白大人你的诗句‘樱桃樊素口，杨柳小蛮腰’里描述到的那个樊素吗？”

白居易还没有回答，樊素就很不好意思地抢着说：“我哪里有大人描述的那么好嘛……”

在场的人都笑了。

白居易又指着最后的背着小女孩儿的女人道：“这是我家的保姆肖氏。”

不等白居易介绍完，李景俭就接着问道：“不用说，那背上的就是你的女儿阿罗了？”

“正是，正是。”

李景俭走上前去，探头观看那背上的孩子。见那孩子转动着一双大眼珠，就跟那黑葡萄一样好看，李景俭赞扬道：“好乖的小妹妹哟！”接着，又转过头来问白居易，“大概只有一岁多吧？她出生之后我们就知道了。”

“你的消息还挺灵的嘛！”

“名门闺秀嘛，我们怎能不知道呢？我们还知道，阿罗又名罗子呢！”

“正是，正是。”

大家又是一阵欢笑，方才作罢。

接着，李景俭也把一干随从都一一地向白居易作了介绍，又叫过跟随而来的两个衙役，接过来人手中提着的藤条编织的箱子，然后陪着白居易一行向忠州城的南门走去。

3

第二天一早，白居易只身来到州府衙门。由于时间尚早，官员们都还没有来上班。

守门的衙役不认识白居易，不让白居易进。等了一会儿，李景俭在两个衙役的护送下，来到了衙门口，才将白居易迎进了州府。

到了刺史办公室，李景俭安排白居易在文案对面的木椅子上坐着，又叫外间为刺史工作服务的衙役斟了一杯茶水，放到白居易的面前，请白居易喝，然后自己坐到文案前，说道：“白大人，我昨天不是跟你商量了吗？让你先休息休息，我派人陪你到各处走走看看，熟悉熟悉环境后再来上任，怎么现在就来州府了呢？”

“时间不等人呀，你也要到新的地方去上任，咱们还是尽早把工作交接了吧。”白居易回答。

“你不用这么急。”李景俭说，“你即使今天要来州府，也要事先告诉我一声嘛，我好派人去接你呀。”

“不用不用。”白居易道，“我一个人来去都很自由，还方便些。”

“话虽这么说，但你毕竟是忠州的刺史呀，朝廷给的待遇和出行的规矩还是要的，也不能太从简了！”

“算了。”白居易道，“不说这些事了，还是谈交接工作的事吧。”

李景俭觉得现在就谈工作交接的事，还为时过早，而且自己也没有怎么准备，便想着办法岔过。什么办法呢？一会儿，办法就有了。李景俭想，白居易这位官员诗人，每到一地必定有诗，便说：“不忙，时间还早，其他的官员都还没有来上班呢，咱们还是先聊点儿别的吧。”

白居易想了想说：“也行，那你对什么话题感兴趣？”

“你是本朝大诗人，当然想听你作的诗了。昨天下午，在沙滩上我就听到了你吟的两句诗，感觉不全呀，还有其他的诗句吗？”

“有、有。”白居易一边说，一边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来。

李景俭接过来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一首题为《初到忠州赠李六》的诗：

好在天涯李使君，江头相见日黄昏。
吏人生梗都如鹿，市井疏芜只抵村。
一只兰船当驿路，百层石磴上州门。
更无平地堪行处，虚受朱轮五马恩！

“好诗！好诗！”李景俭只看了一遍，就连连赞道，停了一下又说，“你看这题目，称我为李六，我在家排行老六，家人、亲戚朋友都这样叫我，你也这样称呼我，就跟我的家人、亲戚朋友一般，显得多亲切呀！”

白居易笑道：“你我都是在为朝廷做事，就像兄弟，这样称呼也是应该的嘛！”

李景俭接着欣赏起诗句来，那起句里的“使君”，指的是自己。因为从汉代开始，对刺史就是这个称呼了。往下的诗句写了白居易到忠州的时间、地点、环境，以及所见所闻。最后那句，白居易慨叹忠州城的地势不平，空领了朝廷给予的刺史红色车轮五马车驾待遇的皇恩，表现出了一定的遗憾，算是作者的真情流露。

尽管如此，这首诗也体现了白居易诗歌的一贯风格，达到了寓情于景、情景交融、自然天成的境界！

李景俭品完诗，又琅琅有声地吟诵了一遍，然后说道：“这等好诗，我要把它珍藏起来，让它流传后世。”接着，就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了身后的文柜里。

白居易说：“这只是初稿，有些地方还欠斟酌呢！”

李景俭笑道：“白大人太谦虚了，谁不知道你呀，随口就能吟得好诗，还要斟酌什么呢？”

白居易诚恳地道：“真的还要斟酌，等几天，我们交接工作的时候，我再把斟酌过的这首诗送予你吧。”

李景俭又笑道：“你这位大诗人啊，作的诗以后是要在文学史上记载的呢！现在的时令还是春末，隔几天就进入初夏了。如果要记载时间，你的这首诗是作于元和十四年春天呢，还是夏天呢？”

白居易谦虚道：“至于以后文学史记不记载，我不去考虑。如果要算作于什么时间，那当然是几天以后斟酌过送予你的那个时候了。”

“好，那就是初夏嘛。”李景俭想了想说，“以定稿的时间为准。”

说着，李景俭就从身后的文柜里拿出那首诗来，还给了白居易。

白居易接过那张写有诗作的纸来，放回到包里。

这时，一个衙役抱着一叠文档，送了进来，放到了李景俭面前的案头上。

李景俭对白居易说：“白大人，州府的官员们都已经上班了。既然你已经来了，那我就先领你去看看他们。”

“好。”白居易便随李景俭一道，并排着走出了办公室。

4

他们来到走廊上，往右下了一级木台阶，来到比刺史办公室矮一些的一排木房前，走进了第一个房间。那房间里的文案前，坐着一位胖胖的官员。

白居易和李景俭一到，那位胖官员就笑咪咪地站起身来。白居易打量着那位官员，见他不仅身体胖，而且身材偏矮。

那位矮矮胖胖的官员打着哈哈道：“白大人，昨天下午我在江边的沙滩上就见过您了，再次欢迎您到忠州来任职。”

“你是张别驾！”不等李景俭介绍，白居易就微笑道，“昨天下午经李大人介绍后，我就记住你了！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你以后要多多帮衬我哈！”

“没问题，没问题。”张别驾连连答道。

李景俭对白居易说：“这位张别驾对人很好的，今后一定能协助你做好工作的。”

张别驾给白居易的初步感觉就是，人很厚道。听了李景俭的介绍，心里自然高兴。

从张别驾的房间出来，他们又进到了下一个房间。这间房里的文案前，坐着一位胖瘦适中的官员。

白居易一见，就知道，在昨天下午迎接自己的那一干官员中，就有这位，据李景俭介绍，他是蹇长使。

还没走近文案，李景俭就介绍道：“蹇长使为人正直，以后你有什么大事可以托付给他。”

白居易听李景俭这样说，便走近蹇长使，笑道：“那以后少不了麻烦

你了。”

蹇长使急忙站起身来答道：“哪里哪里，白大人以后只管吩咐。”

望着胖瘦适中、身材也适中的蹇长使，白居易初步感觉是，李景俭的介绍还是蛮恰当的，以后自己有这样的人辅佐，一定能做好忠州的工作。

告辞了蹇长使，他们接着到了第三个房间。这个房间的文案前坐着一位瘦瘦的官员。那官员一见白居易，立即站起身来，走到白居易和李景俭面前，作着自我介绍：“鄙人姓殷，是忠州府的司马。”

李景俭音量不高不低地对白居易说：“这位殷司马精明能干哟，很会办事的。”

望着瘦瘦高高的殷司马，白居易说：“那以后就仰仗你了。”

殷司马拍着胸脯说：“绝对没有问题，只要白大人看得起我，我唯你马首是瞻。”

听了殷司马的话，白居易觉得此人有些华而不实。再想想李景俭那听似褒扬实则话中有话的介绍，他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，但很快就平静了下来。因为他想，对一个人不能仅凭初步印象和别人的介绍，还要在以后的长期接触中深入了解。即使此人有缺点，甚至过错，自己也要团结他一起工作。

离开了殷司马，他们又到隔壁的几个房间去，分别看望了录事参军、经学博士、医学博士和市令。

看望了右边一排木房里的几位官员，李景俭又引领着白居易，上到刺史办公的房前，再下一级木梯，到左边的一排木房里，分别看望了司功、司仓、司户、司兵、司法、司士六参军等官员。

这十几位官员，昨天下午在长江边的沙滩上，都跟白居易见过面，今天在办公的地方再见，双方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

李景俭觉得，反正以后的日子还长，再加上自己还有州务要处理，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再到两边厢房的部门里，去看望其他的官员了，便征求意见道：“白大人，还继续看望不？”

白居易知道李景俭的意思，便说：“今天就到这里吧。”

“那行。”李景俭说，“我这里呢，还要清理一下州务，尽快跟你做交接，就不陪你了。你暂且等一下，我去派两个衙役，保护你到街上走一走，熟悉熟悉环境。”

“没那个必要，我自己去就行。”

李景俭笑道：“你是刺史，虽然在这里你不能享受到朝廷赐予的红色车轮五马车驾的待遇，但外出时，必要的保护措施还是需要的嘛！何况你才来不久呢！”

“那好吧。”白居易想想也是，万一不熟悉道路怎么办，便说，“不过，不需要两个衙役，只一个就行了。”

“那行，你刚来，没有多少人认识你，安全应该不成问题，主要是不熟悉道路。”李景俭想了想，便一边答应着，一边向刺史办公的地方走去。

不一会儿，刚才送文档进刺史办公室的那个衙役，领了另一个衙役，来到白居易面前。那个衙役指着领来的衙役说：“白大人，以后我就为您服务了。今天，李大人那里还有事，我得回去。现在由他保护您上街去走走。”

“行，你去忙吧。”白居易说。

这个衙役伸出右手，恭敬地往前一指。白居易便走在前面，衙役跟在后面，出了州府衙门。

5

白居易正式入职后，首先召集州府的大小官员和办事员开了一个大会，宣布了自己的执政理念，要求大家坚守好岗位，努力为忠州的老百姓办实事、办好事。

布置停当之后，白居易便打算深入基层，了解民情。

在来忠州之前，他早就听说，巴蜀一代交通不好，尤其是读了本朝大诗人李白的诗《蜀道难》之后，那里面的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“黄鹤之飞尚不得过，猿猱欲度愁攀援”“连峰去天不盈尺，枯松倒挂倚绝壁”等诗句，更让他感到了人们出行的艰难。因此，他下定决心，要在自己的刺史任期内，改善一下忠州的交通。

尽管来忠州之后，白居易见这里的条件不如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好，心情比较沉重，甚至有些后悔，但内心经过短暂的矛盾斗争，他又重树立了信心。他觉得，自己既然来了，就要干好，才对得起推荐自己的朝廷丞相崔群，才不负刺史这个职位，才对得起忠州的老百姓。于是，他的决心没变，仍然希望在任期内多干一些实事、好事，首要的任务就是改善这里的交通。

白居易听说城东有一条名叫汤家沟的很深的沟，让州民们出行十分艰